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Early Negative Expressions in Semantic Categories

Jingyao L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999077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nega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has the expression and mode of negative meaning, this indicates that negative express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vocabulary. Negative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include "no, not, can't, none, without, don't", and the use of "no" and "none" is most common. This study is aimed at some of the logic of negation in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children who speak Chinese for their native language during the first to third year of their life. Focusing on the forms of different negative expressio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emantic categories, we try to find out: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in which various Chinese negative words appear in negative expressions and the negative semantic categories in early childhood; (2) Whether there is new logic in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of Chinese children; (3) Whether the order of appearance of Chinese children's negative words is related to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language complexity,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other factors.

Keywords

negative expression; semantic category; early acquisition

汉语儿童早期否定表达在语义范畴方面的习得

李京谣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999077

摘要

“否定”这一语法范畴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形式各不相同,但不论什么语言都存在着否定含义的表达形态和方式,这说明否定表达在儿童的词汇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普通话中的否定表达包括“不、不是、不会、没、没有、不要”等,其中“不”和“没”的使用最为普遍。本篇研究针对母语为汉语的儿童一至三岁期间与成人的日常对话中,对否定表达在语义范畴上的一些逻辑所指;着眼于不同否定表达的形式及其所对应的语义范畴,试图找出:(1)汉语儿童早期在否定表达中各种否定词出现的顺序和否定语义范畴之间的联系;(2)汉语儿童的否定表达中是否存在新的逻辑所指;(3)汉语儿童否定词的出现顺序是否与儿童的认知能力,语言复杂性,语用能力等因素相关。

关键词

否定表达;语义范畴;早期习得

1 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启示

(1) Bellugi 在 1967 年研究了三个英语儿童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否定表达在句法结构上的特点,将儿童否定词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儿童早期在表达否定时会将否定标志放在句子核心以外,例如“no drink”,将否定词提取到中心语“drink”之前;后来再转移到句内,例如“He no bite you”,将否定词与主语联系起来,将 no 放置在主语的后面;而否定物体名称的句子,需要否定标志移到句内时才出现。除此之外,儿童所表达的否定形式会由单一而简单的形式扩展为丰富的形式,例如从 no 到 don't 等。Bellugi 的研究对

于儿童否定表达的习得过程和规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局限性在于没有讨论否定词的语义和儿童学习否定词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不讨论儿童是否了解否定的语义,那么直接去讨论他们是否习得了否定词是不科学的。

(2) Bloom 在 1970 年对英语儿童的研究结果部分印证了 Bellugi 在 1967 年所总结的否定标志出现的位置和不同的变化形式,但在否定标志发展的第一阶段, Bloom 有了不同于 Bellugi 理论的发现,即儿童一开始就把否定表达作为句子内部的一个组成成分,从来不会出现将完整的句子接在否定词之后的情况。这一观点推翻了 Bellugi 提出的否定标志会出现在句子以外的说法。由此 Bloom 提出否定是一种思维模式,

而不单是表层的语言标志。除此之外, Bloom 的一大贡献是他将否定表达按照语义划分为三种类别, 即否定物体存在 (nonexistence), 表达拒绝 (rejection) 和表达命题的否定 (denial); 并从所研究的英语儿童语料中总结出儿童早期否定表达呈现的习得顺序有以下特点: nonexistence>rejection>denial。这一具体明了的结论似乎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到儿童对否定语义习得的发展规律。但 Bloom 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讨论否定的概念, 也没有把否定表达形式和语义范畴区分开, 没有考虑到儿童认知能力实际上影响着语言能力。

(3) McNeill 和 McNeill(1968) 研究日语儿童的否定表达, 也将否定的语义范畴划分为三种类别, 即否定存在 (nonexistence), 否定命题 (lack of internal desire) 和规范性的否定 (nonentailing denial)。宏观的将否定语义划分为三种类别, 并将日语儿童的否定表达归类于这三个基础的语义范畴, 发现日语儿童的语料中最先出现的否定表达是否定存在。但也没有详细讨论否定的语义是如何被儿童习得的。

(4) Antinucci 和 Volterra(1973) 从语用角度探索了儿童否定的表达。他们通过意大利和美国儿童的纵向个案研究, 讨论了否定的概念, 及否定是说话者对听话者所持的前提假设的否定, 说话者相信听话者有这种想法, 通过否定句使听话者放弃这种想法, 是对前人没有讨论否定概念的一个突破。

(5) T. Lee 李行德 (1982) 对被试汉语儿童 XM 从 01:05:00 到 01:11:02 的年龄段进行了为期 25 小时的语言调查, 通过视频与音频资料的整合, 发现 XM 的否定概念获得呈现了以下的顺序: 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否定物体的存在、拒绝、禁止、对能力的否定、否定物体名称、否定事件的发生、否定事件的继续发生、否定物体的特性或状态、否定事件的继续发生。他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汉语儿童语料的研究将否定的语义范畴扩充到更细化的类别, 发现汉语儿童对否定表达形式上的出现顺序与外语儿童有些许差别, 即 rejection>nonexistence>denial。李行德提出, 语义的发展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紧密相关, 因此, 否定的语义发展应该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规律, 而具有丰富形式的否定表达则不一定有这样的普遍顺序。

(6) Clara W-Y. TAM and Stephanie F. Stokes (2001) 的 *Form and function of negation in early developmental Cantonese* 基于 T. Lee 总结出的九种否定语义范畴, 得出了粤语儿童对

否定语义范畴的习得顺序以及其中的影响因素, 他将不同的否定语义范畴归类于 Bloom 的三大否定语义范畴, 将他们分类为下级范畴和上级范畴。Stokes 探索的下级否定范畴顺序呼应了 Bloom 的上级否定范畴: non-existence 先于 rejection 和 denial。在 Stokes 的粤语儿童研究中, 他在所研究的儿童语料中还发现了除 T. Lee 提出的九种否定语义范畴以外的新的否定语义范畴——对事件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否定和对物体功能的否定。用两个例子来解释这两种新的范畴: 1. 当大人说小孩正在流口水时, 会说“你正在流口水。”此时, 粤语儿童通过“mou5”来否定说话者认为正在发生的事件。2. 在大人问某个东西是不是用来玩球的, 粤语儿童通过“m4”来表示“不, 这不是。”此时的否定表示对某个物体功能的否定。Stokes 还提出儿童对上级否定语义的掌握程度还反应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语用能力的提升。

2 研究目的

基于否定语义在儿童否定词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 和 T. Lee(1981) 创建的汉语儿童在否定表达中的九种语义范畴, 以及受到 Stokes(2001) 对粤语儿童的否定语义范畴创建的启发, 本文将从语义角度出发, 通过纵向研究法, 重点研究一名汉语儿童 TONG 对于否定含义的表达形式, 试图找出几个基本的否定语义范畴下新的逻辑所指, 也就是寻找汉语儿童运用某种否定表达形态之下有无与 T. Lee 和 Stokes 的研究所不同的心理状态;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儿童所接触到的语言环境会产生一些变化,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所说出的否定词表面下的逻辑所指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本文在探索 TONG 的语料时发现了一个新的逻辑所指: 对心理或身体状态的否定。这个否定所指类似于李行德提出的“拒绝”语义范畴, 即说话者相信, 听者要把某个物体或行动强加于他身上。这个假设, 基于听者先前的言语, 或基于说话者对情境的观察。在 TONG 的语料中, 出现了对自身心理或身体状态的否定, 这是李行德研究的否定所指中所没有的否定前提。所以我将这一范畴的逻辑所指改良为“说话者相信, 听者要把某一种心理或身体状态, 某个物体行动强加或非强加于他身上, 这个假设基于听者对说话者的观察。”同时本文将探索汉语儿童 TONG 对于否定语义范畴习得的顺序, 探究汉语儿童否定表达与语义范畴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及造成交互作用不断

变化的因素,因为形态相同的否定表达在不同的语境中语义范畴不一定相同。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汉语儿童早期否定表达在语义范畴上的逻辑所指,以及否定词的习得和发展过程受何种因素影响。

3 汉语中的否定表达

汉语中的否定表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两种:“不”,“没”。“不要”,“没有”和“不了”,“没了”都是“不”和“没”的语素变体,与“不”和“没”的功能、用法相似。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一名母语为汉语,年龄为1;7到3;4岁的儿童TONG。

4.2 语料收集

语料来源于儿童语料库CHILDES,包含了汉语儿童TONG从01;07;18到03;04;09岁横向发展的自然语料,形式为音频与视频。儿童语料的收集环境为儿童的家中,谈话的对象均为儿童及其家长或研究员,内容均为日常话题。这为他们的语言表达创造了舒适又熟悉的环境,以确保数据的有效性。TONG的视频及音频资料共有22部,每部的记录时常大约为一小时。TONG的简单信息和语料的记录情况在表1中列出:

表1

儿童姓名	性别	使用语言	收集语料时间
TONG	男	普通话	01;07;18-03;04;09

4.3 语料选择

本文选择收集的语料时间从TONG 01;07;18一直到TONG 02;05;30,共11个月。因为截止到02;05;30,从TONG的语料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汉语的否定系统。有效语料为儿童自发使用的具有否定表达含义的完整句子,或对父母的有意义的回答。包括使用单独的否定词作为回答的句子;不包含儿童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非语言形式表达出的否定含义,不包含不完整的句子和重复的句子;不包含虽带有否定标志却不能表达出否定含义的句子,例如“对不起”中的“不”虽然是一个否定标志,但不包含否定的含义,因此不算做否定表达的范畴内。

计算出儿童各个阶段的MLU,计算方法参见Roger Brown(1973),但基于汉语和外语在语素的界定上存在一些参数上的差异,其中一些条例不太适用于母语为汉语的儿童。本文将运用改良后的MLU计算方法来计算本研究中汉语儿童的平均语句长度。本文所研究的汉语儿童TONG从01;07;18到03;04;09年龄段的MLU范围在2.57—3.99之间。T. Lee(1981)的汉语儿童否定词研究与Strokes(2001)的粤语儿童否定词研究为了与Bloom(1970)所分析的外语儿童的否定词发展相对应,都分别将儿童的MLU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本文继续参考这种MLU的控制方法,将汉语儿童的MLU控制在2.57—2.81,2.81—3.60,3.60—3.99三个范围内进行否定词的探索。

5 语料分析

(1)表2为汉语儿童TONG在三个阶段的年龄,MLU,及语料总数。

表2

阶段	年龄	MLU	语料总数
第一阶段	01;07;18—01;09;19	2.23	935
第二阶段	01;10;17—02;02;16	3.66	1709
第三阶段	02;03;14—02;05;30	3.77	1310

(2)将TONG包含否定表达的语料归纳为李行德1981年创建的九种否定语义范畴中。

表3

否定语义范畴	逻辑所指(否定的前提)	例子
否定物体的存在	说话者以为某个物体(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会出现在某个地方;或者说说话者相信,听者先前的言语,暗示某个物体的存在。	小孩在数动物身上的苹果。 CHI: 这没有。 MOT: 这个刺猬身上一个苹果都没有。同真棒。
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	说话者注意到某个物体的存在,因而期待这物体的继续出现,或期待类似的物体出现。	小孩正在玩弄一块钱纸币。 CHI: 还有一张。 MOT: 嗯,还有一张。 CHI: 没有啦。
拒绝	说话者相信,听者要把某个物体或行动强加于他身上。这个假设,基于听者先前的言语,或说话者对情境的观察。	FAT: 同同来自己擦下嘴,口水都掉下来。 CHI: 不要。
禁止	说话者相信,听者正进行某行动。听者此行动,并非以说话者为对象。	MOT: 这个放在旁边。 CHI: 这个不可以放在这。
否定物体名称	说话者认为,听者在先前的言语中,提出某物体的名称为X。	MOT: 这叫螺旋桨吗? CHI: 不是。

否定事件的发生	说话者以为某事件会在某时空发生;或说话者相信,听者先前的言语,暗示会发生某个事件。	FAT: 下雨有什么好出去(的)。 CHI: 没下雨啊。
否定事件的继续发生	说话者注意到某事件之发生,因而期待这件事会继续发生。	小孩看到爸爸在玩汽车,也要开始玩汽车。 CHI: 怎么不走呀。
否定物体的特性或状态	说话者以为一个物体出于某种状态,或带有某种特性;或说话者相信,听者先前的言语,暗示此物体会处于某种状态或带有某种特性。	CHI: 这没摆好。 MOT: 摆好啦。
对能力的否定	说话者以为自己进行某种体力或脑力的操作。	母亲在为孩子背诗。 MOT: 同同会背吗? CHI: 不会背。

由上表的语料统计可以看出,李行德所创立的九种语义范畴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说汉语的儿童在使用否定词时的语用情况,这些否定语义范畴通过分类让我们找出儿童否定词习得的发展顺序

(3) 本研究的发现

TONG 的否定词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划分阶段的方法是参考 T. Lee 与 Stokes 在儿童否定词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第一阶段从 01:07:18 到 01:09:19,这一阶段末期, TONG 的平均话语长度为 2.23 个语素;第二阶段从 01:10:17 到 02:02:16,此阶段 TONG 的平均话语长度达到了 3.66 个语素;第三阶段从 02:02:16 到 02:05:30,结束时 TONG 的平均话语长度为 3.77 个语素。每一阶段的平均话语长度,记录的是此阶段最后 100 个非模仿性话语中的语素。

第一阶段(01:07:18—01:09:19)

第一阶段的 TONG 语言表达为三个语素以内,话语中偶尔出现四个语素或以上。TONG 的语料中最早出现的否定表达是“没有”。

(01:07:18) (TONG 和爸爸妈妈在玩玩具汽车。)

CHI: 没有汽车了。

MOT: 两个汽车还没有汽车。

MOT: 你看你,一手一个。

MOT: 几个啊?

MOT: 有两个汽车。

CHI: 嗯。

从上下语境来看,同同有两个汽车,而他却一直在说“没有汽车了”,这与事实是相违背的,所以同同有可能是在重复母亲说过的话“没有汽车就算了”使对话进行下去;而由于认知能力和语言信息处理能力没有发展完全,而省略了母

亲话中的“就算”,从而表达为“没有汽车了”。所以此时猜测同同还未习得“没有”。但很快同同在以下情境中出现了第二个否定表达——“没有啦”:

(01:08:22) (TONG 在玩弄一张一块钱纸币)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

CHI: 一块钱。

CHI: 没有啦。

MOT: 嗯,没有了。

从“一块钱”到“没有啦”,前提是大人话语中没有否定表达出现,都是同同自发产生的语料,所以此时可以看出同同认为“没有”的否定前提是注意到某个物体的存在,并期待这个物体的继续出现,然而发现事实与他的期待发生了矛盾时,否定了这个前提。可以看出同同在这已经是习得了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这一否定语义范畴。

在第一阶段,同同分别习得了否定物体的存在,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拒绝这三个语义范畴。以下为同同习得其他两种语义范畴的例子:

(01:08:22) (父亲喂同同吃饭) 否定语义范畴——拒绝

FAT: 你看,油全出来了。

CHI: 不要。

FAT: 白菜好不好?

FAT: 蒜,蒜好不好?

CHI: 要。

(01:09:19) (同同在数动物身上的苹果)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物体的存在

CHI: 这没有。

MOT: 这个刺猬身上一个苹果都没有。

MOT: 同同真棒。

第二阶段(01:10:17—02:02:16)

第二阶段的 TONG 已出现多达七个语素的话语。除上述第一阶段出现的否定语义范畴,对其他否定语义范畴也扩充到了以下几种:禁止、否定事件的发生、对事物状态的否定、对能力的否定。

(02:02:16) 否定语义范畴——禁止

MOT: 这个放在旁边。

CHI: 这个不可以放在这。

(01:10:17)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事件的发生

MOT: 今天不坐汽车。

MOT: 明天坐汽车啊。

CHI: 今天不坐啊?

(01;10;17)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物体的特性或状态

MOT: 门是不是一样的啊?

CHI: 不一样啊。

(01;11;21) 否定语义范畴——对能力的否定

MOT: 同同你说 don't shoot me.

MOT: 会说吗?

CHI: 不会说。

第三阶段 (02;03;14—02;05;30)

第三阶段的是同同使用否定词的高峰和成熟期。至此他将否定的语义范畴全部习得,并经常在对话中使用“不”,“不要”和“没有”。这一阶段也了解了是非问句的含义,尤其在02;04;16年龄段开始高频自主使用是非问句来对话。儿童对是非问句的理解,难点在于“不”,一旦他们理解了“A不A”结构这一否定标志,否定词就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非问句的习得是评估一个儿童是否掌握否定词的有效指标。

(02;04;16)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物体的名称

MOT: 先画个螺旋桨。

MOT: 这叫螺旋桨吗?

CHI: 不,不是。

否定语义范畴——否定事件的继续发生

CHI: 爸爸怎么不穿鞋呀。

通过对TONG的语料进行总结归纳后,发现TONG的语料中有不能归纳于以上九种语义分类的情况,这说明以上九种否定语义的分类还可以再次细化,来体现出儿童在表达不同否定语义时的逻辑算指。本项研究发现,TONG的语料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否定前提——对自身身体状态或心理状态的否定。这一新的逻辑所指可以加入李行德所创建的九种否定语义范畴以完善否定的前提。在TONG的语料中,出现这一种前提的例子如下:

(01;10;17)

MOT: 同同今天冷不冷啊?

CHI: 今天不冷。

MOT: 哦,今天不冷。

对话中的说话者相信,听者要把某一种心理或身体状态,某个物体行动强加或非强加于他身上,这个假设基于听者对说话者的观察。以上对话中,听者母亲将认为说话者同同可能会有冷的身体状态,所以问他冷不冷。此种情况为将一种身体状态非强加于说话者身上。以下的例子可以显示出说话者将一种身体状态强加于说话者身上:

(01;08;22) (同同坐在饭桌前)

MOT: 你饿不饿啊?

CHI: 不饿。

MOT: 不饿你坐这干嘛?

此时听话者认为说话者一定是有饿了这一身体状态或心理状态,此时才会坐在饭桌前,然而通过同同的回答可以看出,他身体上其实不饿。所以这属于对听者强加于说话者身上的一种身体状态的否定。

我认为,以上两组具有代表性的语料无法归类于“拒绝”的语义范畴,“不饿”代表一种身体状态,不是一种行动;而“不吃饭”可以当作一种行动,可以归类于“拒绝”的语义范畴——说话者相信,听者要把某个物体或行动强加于他身上。这个假设,基于听者先前的言语,或说话者对情境的观察。“不饿”也无法归类于“否定事件的发生”——说话者以为某事件会在某时空发生;或说话者相信,听者先前的言语,暗示会发生某个事件。“不饿”不可以作为一种事件,而“不吃饭”可以作为一种事件也许会在某时空发生。

总结TONG的语料,这些语义范畴出现的先后次序是:否定物体的继续出现;拒绝;否定物体的存在;禁止;否定事件的发生;否定物体的特性或状态;对能力的否定;否定物体的名称;否定事件的继续发生。

以上否定语义范畴习得的顺序与1981年T. Lee所研究的XM的否定语义范畴习得顺序大致相同,但有些许的差异,比如TONG对“拒绝”和“禁止”的习得先于XM,而XM对物体名称的否定很早就出现在了语料中,早于TONG对“否定物体名称”的习得。

(4) 探索影响儿童否定词习得的因素

基于对TONG的语料研究,影响汉语儿童否定词习得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社会认知能力、指涉概念、语言认知能力、语用能力。

社会认知能力和指涉概念是词汇习得所需的认知能力,

因此否定词的习得也需要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提升社会认知能力。指涉概念使儿童可以知道某种物体是一种存在；可以使他们在语言学习中模仿大人的语言来促进词汇的学习，例如否定词；共同关注使儿童可以明白所谈论的目标是什么。语言认知能力体现着否定词的发展，TONG 的平均语句长度在三个阶段的不断上升，他对否定词的掌握程度也在相应的提升。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TONG 对语义范畴的掌握也逐渐精准起来，很多否定的语义他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并表达出来，而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随机的否定表达。

6 结论

本文着眼于否定的语义范畴，讨论一名汉语儿童 TONG 对于否定语义范畴的习得，发现其习得的顺序为：否定存在 > 拒绝 > 对命题的否定。这与 Bellugi、Bloom 等提出的儿童否定词习得的顺序相呼应。除此以外，本文发现了在 T. Lee 提出的九种否定语义范畴下新的逻辑所指，也就是对心理或身体状态的否定。这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儿童接触到的语言环境逐渐丰富，与成人在对话时体现出了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本项研究仅基于一名汉语儿童，因此研究的结果不能说具有普遍性，只能代表一个可能的发展规律；除此以外，TONG 在 CHILDES 上的语料资源截至 2014 年，由 2014 年至今儿童对否定词的语义习得也可能存在着一些变化。

7 结语

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希望自己能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

的探索，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提出经过时代冲刷的新想法，锻炼自己的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不断提升学术素养。在此也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行德教授多次对我的想法提出建议，给予指导；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在我整理和分析语料的过程中与我讨论并为我答疑解惑。

参考文献

- [1] Bellugi, U.(1967). The acquisition of the system of negation in Children' s speech. Harvard University.
- [2] Bloom, L.(1970). Language development: form and function in emerging grammar. Cambridge: MIT Press.
- [3] Clara W-Y. TAM and Stephanie F. Stokes(2001). Form and function of negation in early developmental Canto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McNeill, D. & McNeill, N.,B.(1968). What does a child mean when he says "No" ?. In E. M. Zale (e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5] Li, Fan(2007). 儿童对普通话中对否定词的早期获得.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Vol.30 No.2.
- [6] Roger Brown(1971). A first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7] T. Lee(1981). Acquisition of negation in a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8] T. Lee(1982). 儿童语言否定词的发展.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1 (3)233-344.